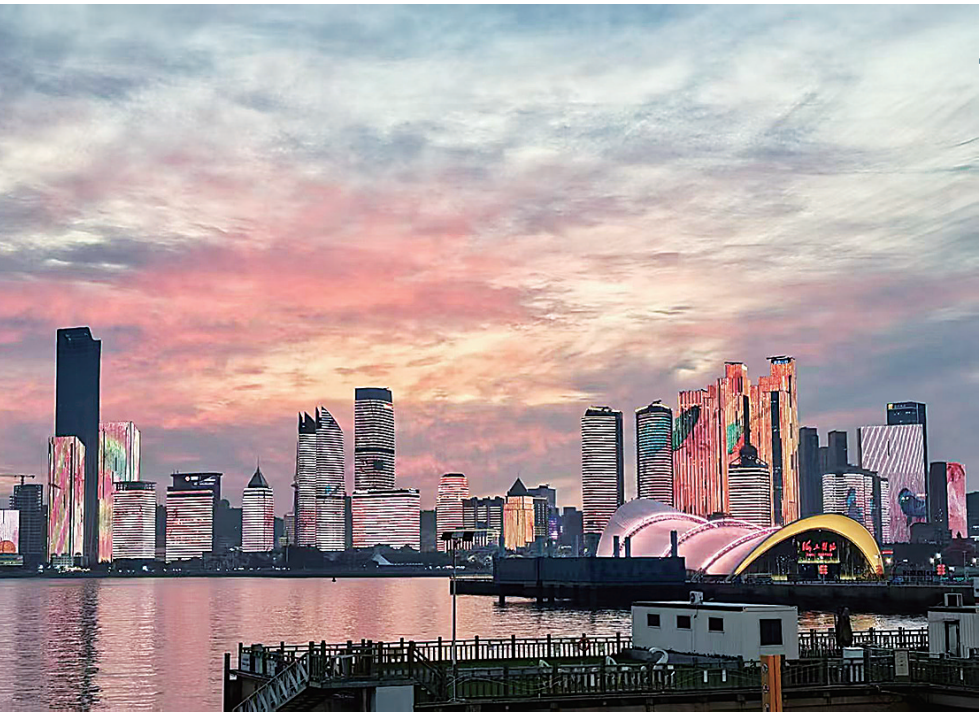


双城记

丁文清



■《浪漫的天空》 张毅 摄

相隔20年,再一次走近青岛,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我与她亲密接触的日子,不过短短十来天;熟悉,却因她像极了那座曾经安放我青春的城市——厦门。一样的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仿佛两个城市约好了,用同一套色盘涂抹各自的容颜。在短短的旅程探访中,我一次又一次下意识地将之与厦门做类比,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又像他乡偶遇的影子,“面子”似曾相识,“里子”又觉差异。

对于南方人而言,四月的青岛,略显寒气,但中山公园的樱花还是很“应景”地绽放着,枝头留着粉白的温柔,风一吹,便下起浪漫的樱花雨,飘飘洒洒。八大关的花海,一园一色,一步一景。南国的厦门自不待言,花是这座城从不缺席的标配。

那天清晨,走过德县路4号路德公寓,但见红瓦白墙间,花岗岩墙基、老虎窗、折波屋面,满是岁月沉淀的模样。悠然间,一阵钢琴声从楼内飘出,缠绕于百年建筑的轮廓里,弥漫于绿色的草坪上,瞬间让人心旷神怡。音乐是青岛的灵魂,当温柔的海风拂过天际,音乐便从一座座中式、德式、法式小楼里流溢而出,在上空飘荡。音乐也是厦门的标识,在鼓浪屿四周,《鼓浪屿之波》的韵律如海浪般此起彼伏,荡漾于海峡两岸。行走于双城,每每在音乐的起落间,心愈静,神自远,不浪

漫、不成仙都难。

浪漫之地,有了花的暗香,有了音乐的律动,就能磁铁般地吸引文人于此驻足与聆听。早就听说青岛是文人的天堂,创作的福地。学中文的我,入宾馆放下行李,便赴老舍故居。老舍先生就在这里写下了《骆驼祥子》《月牙儿》等。大学时,我选修的正是老舍小说。1936年秋,台静农应山东大学之邀,从厦门大学来到青岛。在青岛,台静农住在黄县路19号,与老舍比邻而居。两人相见恨晚,性格、脾气合得来,又都喜欢小酌几杯,于是,成了文友和酒友。把酒间常常交换青岛与厦门的见闻与感受。在他俩故居之间有一间名叫荒岛书屋的小店,专卖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我买了本《我这

一辈子》,扉页上盖的“老舍·老舍”的书戳十分文气、雅气。

20世纪初,郁达夫也分别行走于青岛与厦门,“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岸,点点的近岛遥山,就净现上你的视界里来了”,众多文人对海岛、海岸、海天,有种别样的感情,别样的陶醉。文人具有天然的浪漫气质,海,最能满足他们对五颜六色狂热的需求。所以,青岛与厦门这样的海滨城市便留下了鲁迅、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李叔同、闻一多、洪深等诸多文人的印迹与文化的产物,他们带着山海赋予的通透与赤诚,塑造了无数海一般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典型人物。

有了鲜花与音乐的陪伴,脚步会慢下来,日子也会浪漫起来。离

开青岛的那天午后,到5号老洋房咖啡屋,靠窗而坐,看雾气在玻璃上晕开朦胧的痕迹,喝一杯温热的咖啡,时光顿时变得缓慢而柔软。窗前的绿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落在地面上,很是惬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海水咸味,海风轻吹拂,带走了焦虑,带来了宁静。只有海滨城市才能提供这样的“治愈”。一城青平城慢,在青岛大学路的红墙转角、小鱼山的俯瞰视角,在厦门菽庄花园四十四桥上、中山路的骑楼下,同样很自然地感受到放下而放松。不疾不徐间,便把四季的浪漫,山海的辽阔、烟火温暖,都揉进生活里。

同粗犷、威猛的男性化城市相



秋

孙宪武

赏 秋

入秋后的一场雨,将天空洗得如碧玉般的明澈。雨后天晴,天高云淡,但随着白云的飘逸,也渐入了秋的意境。

步入秋天,如同在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上行走。不知不觉中,大自然已露出了“万木霜天红烂漫”的韵味。

田野上万物都脱掉了夏日绿纱,穿上了略深色的衣裙,此时正静静地呈现出秋的沉稳,走进了秋的诗行;黄澄澄的稻谷上,丰满的稻穗正在虔诚地鞠着躬;玉米茎秆上的棒子露出了饱满的金黄颗粒,期待着庄户人将其掰下归仓;挺拔的高粱,向天空昂扬地举起燃烧的火把;花生在地下结成一串串果实,将地表撑出了细细的缝;地瓜在垄里长得壮壮的,一不小心就会冒出胖乎乎的羞红脸蛋……

五彩缤纷,是山的姿态和行头。所有的颜色都酣畅到了极致。苦楝的果实和一茎茎的叶,把鹅黄全抖出来了。银杏到底老辣,举重若轻,一树金黄就是一树景观。橡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阳光的斑驳驳驳。至于枫树,殷红的叶子热烈飞奔,自有红于二月花的非凡气势。再看那马尾松,弯曲枝茎上的针叶已由葱绿变深翠,更显高洁。不得不承认,这秋日的风,如同画家的彩笔,将山川的万木涂抹得如此绚丽多彩。

这时,一群赏秋观光的游客来到了山底下的小溪旁,摆起了迎接拍照的姿势,摄影者随即对准他们按下了快门,一幅蓝天白云下的青山黄红景致连同在溪水中的倒影一并留在了那爽朗的笑声中……

收 秋

春华秋实。秋,总是以丰美的果实回报那些在春日为之播下希望种子的庄稼人。

稻谷瓜果的香味越来越浓了,这是最让庄稼人高兴的味道。

如今,大片玉米、谷子、大豆等庄稼的收割,大部分都由专业合作社利用机械化作业完成。

而对那些零星小片山岭地的庄稼,尤其像地瓜、花生这类作物还是要靠人工来完成。清早,公鸡还没响亮地唱出第一声啼鸣,男人们就被衣起床,推着小车,带着镰头,向着耕耘了大半年的庄稼地走去。待到朝阳露出红彤彤的笑脸,

地里已是创出的一行行花生和一垄垄的地瓜。还有掰下的一筐筐玉米,收割的一捆捆稻谷。

女人们在家用心做好了饭菜,中午时分将饭菜送到地头上。香喷喷的饭菜下了肚,浑身便有了使不完的力气。男人把一捆捆一筐筐的庄稼装车绑好,妻子在前面拉车,丈夫在后面推车。就这样,秋收的小车从四面八方的田野上,源源不断地向村庄的场院涌去。

此时场院上,每天都是丰收的景象。刚从地里收获来的粮食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花生果、玉米棒子、高粱穗子等等,占满了秋天的场院。女人们不舍昼夜地忙着晾晒等活儿,将该晾晒的玉米棒子一瓣一瓣地挂起来,该运到粮仓的运往家里。地里地外,家里家外,处处都是辛勤忙碌的身影。

秋忙胜三春。其实,这季节,除了赶节气忙秋收,还要忙秋种。

食 秋

这季节,庄稼人吃的全是自家刚收下的新鲜粮食和蔬菜瓜果。

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的餐桌上。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有用新玉米、小米、大豆三种杂粮磨成面而调和呲出的饼子,这饼子一面因贴近铁锅而烙出一层棕黄色的嘎渣儿,不光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有粗圆形白瓤带面的和细长黄软甜瓤的两种烤地瓜,面软各异,香甜搭配;有新鲜黄豆用水石磨磨成豆渣加新山野菜做成的小豆腐,鲜香可口;有现宰的小公鸡炖新采来的山蘑菇,飘着野菜香味;还有卤煮的五香鲜花生,更是让人口生津水。当然,那些喜欢饮酒的汉子们,总不忘烫上一壶红高粱烧酒。一家人边吃边看电视,其乐融融。吃罢饭,餐桌会换上数盘自家种的鲜水果:有红色的红富士苹果和绿色的青香蕉苹果,有玫瑰香葡萄,有无花果,还有香水梨,咧嘴的酸甜石榴,等等。

除此之外,如今人们在饮食方面也有很多讲究。人们在饮食上不只为填饱肚子,还在意其保健养生功效。譬如,在这个季节,人们常泡饮菊花茶,据说它可起到明目清脑之功效。根据屈原早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赞美菊花的食用价值,人们还常用菊花制作菊花糕食用,以彰显出饮食文化的提升。

走进秋日的乡村,你会闻到香、甜、鲜的气味,味蕾的体验在秋风里愈美妙。



■油画《宏村》 窦大毛

水墨宏村

任萱

甜锅巴风味截然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徽州烟火质朴醇厚,藏着山野本真的滋味。

南北饮食差异在此尽显。北方三餐惯有粥食馒头,徽州乡间却少有餐品售卖。恰逢同行长辈习惯难改,遍寻无果,当地亦无外卖可寻,幸而随身带有燕麦片,方才解了窘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执念,旧习惯根深蒂固,而年轻一代随遇而安,大抵是岁月与阅历赋予的松弛心境。

饭后一壶黄山毛峰,消解了徽菜的厚重咸香,茶汤清冽、甘润悠长,入口是山野清风般的清妙口感。我一时心动,软硬硬泡买下民宿仅剩的两袋新茶。可归至青岛,再以寻常水泡煮,茶叶依旧,却再也复刻不出宏村午间、山水相伴的清润滋味。原来,好茶的真味,从来都离不开一方山水的浸润、旅途心境的温柔。

最喜宏村清晨的南湖。因坐落村落南端得名南湖,画桥之名取自古诗“一鞭吟过画桥西”,一湖碧水、一座古桥,勾勒出徽州水墨极致意境。天色微亮,游人未至,薄雾漫过湖面,垂柳依依,拱桥卧波,粉墙黛瓦倒映水中,虚实相生,宛如未干的水墨丹青。零星主播低声取景,无人愿打破这份晨间静谧。十四块青石板铺就的画桥,走过数百年风雨,迎来送往无数墨客游人,旧人远去,山水依旧,岁岁朝朝,生生不息。

画桥尽头,南湖书院静谧伫立。屋内书桌整齐排布,依稀可见昔日学子临湖诵读的模样,琅琅书声穿越百年光阴,一脉书香绵延不绝。只是如今的南湖,多了太多商业化的喧嚣。晨光正好之时,旅拍队伍挤满桥面,游人驻足霸位取景,千年风雅古桥,沦为流水线的布景镜头。水墨古村难逃世俗烟火,世间风雅,终难彻底脱俗,想来亦是人间常态。

比,青岛与厦门更显女性的浪漫。不同的是青岛乃大家闺秀,厦门则小家碧玉。

在青岛接触到两位来自福建又嫁到青岛的姑娘,一位来自东山在崂山区做门窗生意,一位来自永安在城阳区当公务员。前者落落大方,新朋似故友,毫无违和感;后者大开大合,谈吐不凡。街上看到的青岛姑娘也是脚下生风,美丽中彰显大气,典雅中不乏干练。反观厦门姑娘,有点小巧,也有点小资;有点温柔,也有点拘泥。这与城市的地理环境或许有关。青岛五四广场的视野,青岛啤酒节的气势,青岛八大关的开阔,是土地局促的南方城市所不可比拟的。青岛是城,尽壁宽阔,最是伟岸;厦门是岛,既有走向大海的博爱,又有一亩三分地的自恋。

但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无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的率真天性,还是选择用温柔的方式与世界交手,皆是女人的浪漫场域。海边的姑娘拥有浪漫的天空与大地,她们皈依大海,浸润海风,在波涛的沉浮中,淬炼出女儿柔软又刚强的韧性。她们身边有诗意,心中有山海,指尖有春风,她们是城市的精灵,也是城市的名片。城市因她们而富有魅力,她们因城市得以出彩。

浪,是乘风而来的轻盈,是踏浪而行的自在,是浪迹天涯的自由。漫,是快节奏里慢下来的从容,像潮水缓缓漫过沙滩,淹没焦灼的脚印。在浪漫的天空下,你可以停下脚步,放下行囊,读几页闲书,让字句像风一样穿过心间;听一曲弦歌,让音符如月光般铺满小巷。也可以循着前人深深浅浅的足印,去触摸历史的脉搏,倾听那些被岁月封存的低语与呼吸。



心灵书屋

亓文平

每次回南京,总喜欢到南大附近的几个小书店去转转。期盼着能淘到几本便宜的旧书,也希望巧遇一本新上的佳作,因此这些地方不仅成了歇脚的地方,时间久了似乎也成了一处情感的归所。小店旁边的花草树木、小店里的老板、顾客似乎也成了自己熟悉的远方朋友。在繁华的都市中,当你心中迷茫时,不自主地就朝着那个熟悉的方向走了过去。

一进门,首先入耳的是那个熟悉的鸚鵡叫声。在那充满书香的小屋里,这个声音似乎格外雅致。四周是满壁的图书,新到的书籍就摆放在进门的中间台案上。常去的顾客对每个区域自然是非常熟悉的,一般先会冲到新书的区域,期待某种特别的收获。碰到心仪的书,总是先拿在手里生怕被别人抢了去,这样一圈转下来,怀里往往抱了一大摞,因此不得不重新挑拣。这种过程往往是挺复杂的,有时候一本书放下了又重新拿起来,反复对比着其中的优劣。有时候走进去并不是为了买书,仅仅是转转,哪怕是几分钟的驻留,或许是重新翻阅一下自己喜欢的那些书,或许是被几张图片或小段文字吸引了,便站在那里津津有味读起来,直到腿脚酸痛,才觉察起时间来。

这种小店与网上的书店比起来,不但容易使人感到亲切,也往往会带有某种偶然性的新奇。有时候,你一直很想买的一本书,可能因为在规模书店中的价格太高没舍得买,却突然有一天发现它就静静地躺在小书店的书架上,等着你去认领。有时候,一本喜欢的书,因为一时犹豫,上午还在下午就被别人买去了而遗憾。所以这里总是充满了惊喜和未知,有时候在这种店里你也可以和老板讨价还价,慢慢地跟人也建立某种沟通。当结账的时候,会很享受地跟营业员说用一下打折卡,对方则默契地抬头微笑一下,接着就是打印机吱吱啦啦拖得很长的声音,买者则心满意足站在那里默默地等待。

我不知道一个小小的书店对于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意味着什么。前些天,上海的一个私家书店,因为租赁到期的缘故即将关门,报纸上也刊登了这条消息,并且似乎有点悲情。我和室友洪伟决定在关闭前去转转。当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到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待了。老板说这是租赁的最后一天,房东不让开门。可聚集在书店外的人却越来越多,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相信多数人不是仅仅为了买书才来的,因为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店里书籍的质量和档次比起附近几家要差一些。可还是有那么多人给予热切的关注。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这种地方或许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回忆,更是一种情感,书友们珍惜的是在这个地点所发生的故事。

前些天看《北京爱情故事》,片中有一个主人公经常去的饭店,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线索。那样一个并不豪华的饭店,为什么在事业有成的那些人身上依然有着那样大的魅力。或许那里代表了某种回忆。当你回到原点的时候,很容易获得一种温馨和甜蜜。这种情感很容易使人获得内心的平静,因此,在书店除了购书,更多的是人与书籍的交流,思想的交流。很可能因为一次美丽的邂逅,就会喜欢上某位作家,某个诗人,喜欢上了数学、艺术,从而影响一生。

这次我看了一本汤川秀树的书。之所以买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名字《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这恰巧也是我最最近一直关注的内容。虽然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他却觉得恰恰是中国的古典文化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正因为对东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于人类的未来思考也显得与众不同又有深度。因为这次“偶遇”,我觉得我认识了一位朋友,而且受益匪浅。原本一个与我无关的人,因为这个小小的书店,便于我的内心深处建立了某种联系。

我觉得人并不总是在现实中活着,有时候回忆和做梦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书店就是构建回忆的某种元素。我总是希望,在鼓楼柳絮飞舞的时节,穿过蔷薇铺满栅栏的小巷,听着小贩悠扬的叫卖声,抬头间,依然是我最想见到的那个心灵书屋。